

## 焦裕禄

在兰考

的时间去哪儿了

他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，唯独没有他自己。——穆青

1962

1963

1964

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

冬去春来

穿越50年时空

回看470个日日夜夜

## 他的时间在这里

在飞沙中，在暴雨中，在寒风里，在骄阳下  
在大雪扑面时，在泥泞跋涉里  
在大年三十贫困的农户家里  
在油灯摇曳长夜不眠的办公桌前……

470天，是焦裕禄在兰考的所有日子。

那春秋一年的栉风沐雨，那寒暑一岁的披荆斩棘，便是他生命中最后的壮烈定格。他不是英雄，但他把英雄一样的满腔热血，洒在了兰考的大地上；他把有限人生那弥足宝贵的时间，全部用在了为兰考36万人民呕心沥血的日夜里。

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这样评价焦裕禄精神：“无论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都永远是亿万人们心中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，永远是鼓舞我们艰苦奋斗、执政为民的强大思想动力，永远是激励我们求真务实、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财富，永远不会过时。”



在长期的艰苦工作中，焦裕禄的肝病经常发作，他只好把右脚踩在椅子上，用膝盖顶住肝部，或者用茶缸盖、鸡毛掸顶住肝部工作。日子久了，把藤椅顶了个大窟窿。

夏

开头的冬去春来

1962年12月6日，焦裕禄站在兰考这块灾难频生的土地上，第一眼看到的情景，足以让这位曾与日寇斗争的硬汉，忍不住热泪沾襟：漫漫黄沙，一眼看不到边；片片洼窝，满是青灰的冰凌；茫茫碱地，枯草在风中抖索……

他第一时间冲向“战场”，那不是县委办公室，12月8日，他去了灾情严重的城关区：

从许贡庄到胡集，从胡集到许楼、黄楼……他挨家挨户地问，吃的咋样，烧的咋样，大冷的天儿，棉衣、被子有没有。他坐在饲养员萧位芬牛屋的地铺上，问他改变兰考面貌有啥好主意，他们谈得越来越多，心的热，驱散着夜的寒。

他没有坐到温暖的会议室里去，1963年1月初那个寒冷的夜晚，他把县委办公室搬到了火车站。在那里，风雪中，一群一群拥来的，是兰考灾民，衣衫褴褛，面黄肌瘦，他们要在寒冬腊月里的大年前，挤上火车离乡背井去逃荒、去要饭。

焦裕禄哭了，他动情地对党员干部们说：“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，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，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啊！”

兰考人饿着，焦裕禄就吃不下。看到福利救济名单上有他的名字，他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行！评给我的救济，我一分也不要。”他埋下头，拉上架子车，把开封送来的

的救灾棉衣送到爪营公社。他说：“我们不是人民的上司，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。”

冬去了春来，焦裕禄的足迹踏遍了兰考的田间地头、农户民舍。3月8日，那天的兰考，飞沙走石，天昏地暗，焦裕禄顶着狂风到红庙区白楼公社，到胡集、王庄，到高场、姜楼、二坝寨，哪里风大就往哪里去，哪里沙堆高就往哪里走。

下乡去，他记不得带干粮，但会记得带铁锹。4月15日，从城关公社许贡庄到韩村的路上，他每走十几步就挖一个坑，一直挖了4里多，当在一块草荒地翻开2尺多深，终于挖到了淤土后，焦裕禄高兴极了，笑容里闪着泪花。

秋

在兰考的夏与秋

5月末，连着五六天，狂风呼啸，大雨如注。风声雨声，民情连心，焦裕禄急得连招呼都没打，就奔出门去。他脱去鞋袜，卷起裤腿，趟着水走过一村又一庄，他“心里只装着群众，只想看群众，唯独没有他自己”！

6月到8月里，那个夏天，焦裕禄不记得黄沙地上的酷热，他只想着治沙、治碱、治水。

而这时，他的肝病已经重了。8月23日，焦裕禄在赵垛楼开群众大会，晚上，他点着小煤油灯，坐在赵垛楼大队部放倒的凳子上，凑着床沿，忍着阵阵来袭的肝痛，写后来掀起了“赵垛楼干劲”的调查报告。这晚，在疼痛里，他熬了一夜。

9月的一天，他到城关公社胡集大队朱庄检查工作，那棵他春天

栽下的桐树长得已经很旺盛了，他欢喜地摩挲着树干，平时不让把镜头对准自己的他，欣然接受了县委宣传部干部刘俊生的拍照，他说：“我爱泡桐树，就在这树旁拍一张吧！”

后来这张照片成了焦裕禄的代表照，在兰考的盐碱地上，人们已分不清，他就是那棵泡桐树，还是那棵泡桐树就是他。

冬

最后的一季冬春

到了这年的冬天，12月9日，晚上，鹅毛大雪铺天盖地，北风带哨越刮越紧。病中的焦裕禄在床上躺不住了；这么大的雪群众缺不缺烧的、吃的？生产队的牲口会不会冻死？辗转中，他一夜难眠。

第二天不亮，焦裕禄就挨门把县委院里的干部叫起来，他要去看那些让他牵挂的群众。风雪交加中，他来到梁孙庄低矮的茅屋，为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和卧病的大爷送上面粉和钱。

老人问：“你是谁？”  
焦裕禄回答：“我是您的儿子。”  
大娘心头一热，眼泪流了下来，她颤抖着双手，摸着这个“儿子”的脸，哽咽着：“让我看看好儿

子，共产党的好干部！”

这个冬天过去后的转年3月21日，焦裕禄来到三义寨公社，谈工作时，他一边做笔记，一边用左手紧紧顶住肝部，剧痛让他手指发抖，钢笔几次从手中掉落。公社的同志是含着眼泪汇报的，大家的眼睛也都湿润了。

但这不是焦裕禄最后的工作时刻，当他被县委派人护送去开封治疗后，他还在工作。在病床上，提笔写下了《兰考人民多奇志，敢叫日月换新天》的题目，但他再也拿不起这支对兰考人民饱含深情的笔继续写下去了，他倒在了兰考的大地上。

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断断续

续说出的话是：“我……没有……完成……党交给我的……任务。”

穿越50年的时空，回看焦裕禄在兰考的470个日日夜夜，他的时间去哪儿了？

他的时间是在这里，是在飞沙中，在暴雨中，在寒风里，在骄阳下；是在大雪扑面时，在泥泞跋涉里；是在大年三十贫困的农户家里，在油灯摇曳长夜不眠的办公桌前……

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时空无法逆转，时间无法永恒，但这个共产党人的精神没有离去，他的伟大灵魂长存兰考，长存天地。

焦裕禄永在。

中原网记者 董黎